

新世纪商贾历史小说: 传统底色与现代新质

□彭文忠

当代商贾历史小说兴起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较早的有高阳的《胡雪岩全传》等。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商贾历史小说于九十年代中后期繁荣起来,涌现了大量作品,如《白银谷》《大清徽商》《大宅门》《大染坊》和《乔家大院》等,加之商贾历史小说的影视改编热,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

商贾历史小说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创作者对传统叙事模式的熟练把握和运用。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建构、叙事技巧以及对主题内涵的表现方面积极继承、借鉴了观众熟悉的中国传统的英雄传奇的叙事模式,故事离奇跌宕,情节引人入胜,人物个性十足,呈现出鲜明的传统底色。

承继传统英雄传奇模式,寻求个人与民族命运同构

商贾历史小说多以传奇体例讲人生故事,在曲折丰富的情节中,塑造了一个个发迹变泰、顶天立地的商界英雄形象。如《大染坊》写出身贫寒的陈寿亭凭借过人智慧纵横商海,从一个小小的染坊当家逐渐成长为名震山下的印染大亨;《白银谷》演绎以康笏南、丘泰基等为代表的西帮商人在庚子事变前后风云际会中崇商建业的历史;《乔家大院》的乔致庸在清朝后期异常复杂的社会情势之下,以超强气魄不断创造商业机会,实现汇通天下的金融梦想;此外,《胡雪岩》《天下第一楼》《大盛魁商号》《大清徽商》和《大宅门》等作品也都讲述了一个个来自底层社会的“乱世奇商”创造商业神话的历史传奇。

在塑造商贾英雄形象时,这些小说多借鉴传奇叙事惯用的“天赋异禀”、“潜龙勿用”、“大器晚成”等模式,商贾英雄的降生多具有神秘色彩,并独具天资或异赋;作者述其成长时大都欲扬先抑:幼年(或少年)时顽劣、游荡、不专心商业,后经人规训点拨,才归于正路而后终成大业;不过创业道路有重重障碍,大到时代、社会、文化、皇权、政权,小到家庭、家族、情人、竞争对手,英雄们挣扎于来自时代、文化、自我的多重冲突矛盾之中,历经磨难和考验。如《大宅门》中的白景琦、《瑞蚨祥与孟洛川》中的孟洛川,年少时虽然天资聪慧,但却冥顽不灵,遇到了名师点化才归于正途。

商贾传奇叙事还常与“家国同构”模式结合:小说结构对个人命运的线型叙事,符合传统审美习惯,且借此折射时代、社会和民族变迁;作品把个人性的经营活动与重大历史事件、民族大义的抉择联系起来,强调经营活动的道德属性,强调历

灾难面前作家也要往前冲

□梅卓

2010年4月14日7时49分,一个黑色的时刻,一个让我们永远铭记的时刻,美丽的三江之源——玉树发生了7.1级大地震。多少幸福的家园崩塌在冰冷的废墟之下,多少鲜活的生命消逝在黑暗的世界。

“地动天不塌,大灾有大爱。”灾难牵动了党中央和亿万人民的心,也牵动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心。李冰书记和中国作协当即作出决定,除了捐款捐物献爱心外,立即组织作家和青海作协共同组成采访团赶赴灾区采访。

接到命令,青海省作协立刻行动起来。短短一天内,组织了十二人的采访团,采购好采访期间的装备。震后第三天,采访团带着中国作协的嘱托,带着作家的神圣使命,奔赴灾区。在我们深入灾区采访期间,铁凝主席和李冰书记多次打

电话、发信息表示关心和慰问,让我们时刻感受到中国作协的关怀,极大地鼓舞着我们更好地完成使命。

灾区采访回来,为了及时出版抗震救灾报告文学集,作协全体工作人员顾不上休息,立即投入了写作,这些在“亲历”和“体验”中记录下来的故事,将鼓舞人们正视哀痛,重塑信心。

2010年5月14日,玉树地震一个月时,报告文学集《玉树大营救》和诗歌集《废墟上的花朵》两书正式出版发行。6月1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作家协会主办的这两本书的研讨会在北京现代文学馆召开了。研讨会上,大家充分肯定了《玉树大营救》是一部记述全国上下军民同心、各族各界共力、英勇悲壮救灾的交响曲,是文学在灾难面前的特殊担当和出色表现。两部文学作品集记录了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用实际行动彰显了人民作家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为时代服务的精神。

文人报国无长物

惟有手中笔似刀

□李春雷

在灾难发生之后,我们最快地走上了前线,这是每一个中国作家义不容辞的天职,我们只是有幸成为其中被派往前线的一部分代表。我们的身后,是数以万计的中国作家、数十万计的文学工作者和数千万计的文学爱好者!

人们常说,大爱无言,但我要说,大爱有言而有形!这个形首先是形状的“形”——无疑是心形的!这个行更是行动的“行”——那无疑是及时而快捷的。

我们都可以看到,在地震发生之后,全国人民都行动起来了。捐款、捐物、献血……除了这些,作为中国作家,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我们是精神产品的创造者,在地震的废墟上边,在痛苦的灾民身

边,在救灾的队伍旁边,我们应该成为这个特殊时期里最活跃的文艺工作者。用我们如火的热情采集最鲜活的文学形象,创作最震撼的文学作品,激发和点燃整个社会民众的热情,发酵和凝聚最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更深刻地留下中华民族这一份沉甸甸的历史记忆。从而众志成城,跨越灾难,共铸明天。

文人报国无长物,惟有手中笔似刀!灾区有种种危险,余震、寒冷、缺氧……但我们不怕,我们能克服。同时,巨大的灾难也为我们提供了冶炼自己意志和灵魂的巨大熔炉,灾难现场给我们展示了从未有过的震撼,使我们有了全新的体验,对生命与文学、对国家和民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书写人生——潘琦艺术作品展”在邕举行

本报讯 8月28日,“书写人生——潘琦艺术作品展”在南宁开幕。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道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黄格胜等有关领导,以及广西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和文艺爱好者共三百多人出席开幕式并参观展览。

此次作品展展出的是广西文联主席潘琦多年来在繁忙的政务之余,躬身文学和艺术创作收获的精品,包括书法作品、历年文学作品手稿、所编著的书籍出版物以及他的创作历程图片等。其中,展出的一百余幅书法作品以行书为主,兼有草、隶、篆各种文体;内容有唐宋诗词、名言警句,还有自作的诗词歌赋;幅式则活泼多样,包括条幅、横幅、对联、条屏、手卷、册页、扇

面、镜心等,充分展现了潘琦潜心书法艺术创作的历程和成果,展现了其艺术创作精髓。

广西书法家协会主席韦克义在致辞中说,潘琦是一位勤奋高产的作家、书法家,出版的著作有三十三部,共举办了七次个人书法展。多年来,潘琦潜心书法艺术,技艺日臻成熟,其书法创作下笔苍劲有力,古拙入巧,行草、隶书一气呵成,疏密有致,古朴中见灵动,尊重传统而不拘泥于成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儒雅风格。开幕仪式上,潘琦和黄道伟、黄格胜、韦守德、韦克义、谢麟、石锋、林建勋、刘炳清、陆远怀、雷务武、郑军里、柒万里、余永健等二十位广西书画家在五十米长卷上进行自由创作。

(晓言)

评论/新闻

2010年9月1日 星期三

2

摘取童趣一片再现纯真岁月

——读周振华的散文

贫穷岁月里遇到的艰辛:“寒冷,阻止不住孩子们上山打柴、割草的脚步,只要日子还在过着,他们和大人一样一刻也不闲着”;“妹妹经常用刺骨的凉水为父母洗衣服,哪舍得烧锅热水洗这洗那,结果手被冻得肿得像包子一样流脓嗒水,晚上睡觉时常粘在被子上,早晨起来不知道,与被子分离开时,一时间钻心的疼,后来冻出了根儿,年年到冬天要受这样的罪,这时母亲比妹妹还疼”。

这是一群大自然的孩子,那个年代的贫困让他们过早品尝到了生活的艰辛,“弱冠逢世阻”,他们与成人一起担了生活的重担。不论耕田、砍柴,还是打水、编草鞋,他们都能独当一面。今天的孩子可能无法想象,那时候小孩过的是什么日子。作者透过父母的视角,表达了孩子们少小懂事、不畏艰难的可敬品格,对他们表示了深深的怜爱和同情。这种充满真情的文字,看似随性平淡,却具有一种内在的张力,直击读者的肺腑。

周振华似乎对童年的每一瞬间都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就像沉香的美酒、温婉的老歌、珍藏的名画,愈久愈显得珍贵无比。他对乡土、对童年的怀念,实际上都是缘于他对生活的真挚热爱。这种感人的真情便构成了这组散文的主色调。

周振华的散文多以他的故土京西昌平为主题,父母亲人、乡村轶事以及改革开放给北京带来的伟大变化,都被他的散文细腻而温暖地记载,字里行间纯朴、真挚的泥土气息让人倍感亲切。而最能打动我的却是他的一组题为《西峰山的孩子》的散文,共八篇,刊发在今年《十月》第三期。这组散文通过对童年的回忆,把童趣和乡土、把淳朴的生活和诗性的恬美糅合在一起,给我们的心灵吹来了一阵清新的风。

富有灵性的童趣美

《西峰山的孩子》叙述的是作者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童年生活。那时候缺吃少穿,岁月艰难,生活在贫困大山中的孩子们,日子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却个个富有鲜活的生命力,好像是一块块璞玉,具有天然的美与灵性。

这组散文没有曲折的故事,没有轰轰烈烈的言行,但带给人的感动与震撼却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孩子们在《温暖的军号》中跟着解放军叔叔排队喊号,在《山里的孩子》中被家长呼喊着乳名在黄昏中回家,以及《姐姐的“牙膏皮”》中关爱弟弟又十分懂事的姐姐、《饥饿的妹妹》里执著地搜寻家人藏起来的食物、因饥饿无法停止“犯罪”并屡屡获胜的“狡猾”的小妹妹,都在我们脑海中复原了一幅幅乡村生活的画面。可以说,周振华从童年的生活积累中,选择了一组组平凡的、但却富有诗意的片段,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这些材料并没有因年代久远而暗淡,反而由于作者的巧妙选择和认真打磨,愈发显示出丰富而有趣的色彩,散发着明亮而温润的光辉。

应该说,贫穷伴随着作者度过了童年。但贫穷和艰辛,并没在他的笔下留下伤痕,而是化成了田野的质朴和芬芳,成了如今可堪追忆的美好年华。那些富有童趣的细节,让我们不由得联想起自己的童年:天真无邪,调皮捣蛋,捉迷藏,过家家,上山采蘑菇,爬树掏鸟窝,下河摸鱼虾,整天蹦蹦跳跳,快乐而又幸福……童心未泯的周振华,就是这样把第一次偷尝蜂蜜的甘美滋味的快乐,把冬天钻进被窝吃冻柿子的心满意足,把家乡炊烟飘起时的闲适情怀,把我们做孩子时的一切美好感受,都从岁月中勾勒出来。仿佛他有一种神秘的显影技术,让我们藏在记忆深处甚至早已淡忘的点点滴滴,由模糊渐趋清晰。

浓浓的真情美

人贵真,文亦贵真,流淌在字里行间的浓浓真情,正是周振华这组乡土童趣散文的魅力。他热爱山里的孩子们,也深深怜悯他们在

自然亲切的语言美

美学家有个命题,即艺术的本质就是“有意味的形式”,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才能铸成艺术的美。而周振华的散文,恰恰以他精妙运用其自然、朴素、精致的语言,从而让他的散文艺术成为“有意味的形式”。

这是充满温情的怀旧之作,表现强烈、激荡起伏的画面很少,更没有浓艳的色彩、夸张的语调和深奥的语汇。他的语言风格,从容淡泊甚至不拘一格。但往往短短几行,就会把读者的心触动:那是一种老朋友似的叙述,自然、亲切,那是一种扑面而来的山野之风,清新、淡雅……不事雕琢,看似随意,然而那真挚的情感、质朴的文风、独特的感悟,让仿佛无华的文字变得别有味道。不见铺排绚烂,却有含蓄隽永之功;不露斧凿之痕,偏含精巧蕴藉之妙。

对于自然美,作者无疑有着十分敏锐的感受,因而能够用准确朴素的语言将童真童趣再造为文学形式。作者没有刻意营造和矫揉粉饰,而像文中刻画的人物一样,来自于乡间,凝注着朴实情感,自然、亲切、精致、疏淡。他的这种独具风格的语言,洗净了芜杂,呈现出明净的单纯,给人以美的享受。

“留下的不仅仅是诗歌”

——“三苏杯”全国诗歌大赛综述

□本报记者 武翩翩



与大学生交流诗歌创作。

采风团成员在当地共创作诗歌七十篇。如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刘益善在三苏园题诗:“我自贵州来,低吟赤壁赋。今拜苏夫子,长怀敬畏心。”作家陆浦东创作了《鹤鱼石之梦》《楚长城》《望乡》《中原大佛》《汝窑》《白龟沙河的周末》等六首诗。其中《汝窑》一诗写道:“北宋的蓝色妖姬/飞飞飞,大火中飞来/落在中原的雨后/石头,开出花朵!/妖娆地,别在小城的襟上/碧空万里。/羞若晨星。/啊,爱人一样的/汝州的花!”对汝窑的欣赏之情跃然纸上。

在现代化进程中传承传统文化

据了解,征稿活动共收到参赛作品4318件,有效稿件4006件,其中古诗词2380首,新诗1626首。经过评审组三轮投票和两次合议,最终评出古诗词和新诗特等奖各1首,一等奖各2首,二等奖各5首,三等奖各10首,优秀奖各100首。其中,当地作家获得特等奖1个,二等奖3个,三等奖5个,优秀奖39个。新旧体诗“同台竞技”,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精神风貌,体现了我国诗歌发展的现阶段水平。

根据参赛诗歌作品来源,大赛组委会还出版了《平顶山“三苏杯”全国诗歌大赛获奖作品集》和《平顶山“三苏杯”全国诗歌大赛著名作家诗人作品集》两本诗集。诗人们通过自己的诗作,热情讴歌平顶山的山水风光和特色文化,为平顶山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而鹰城山水人文景观和改革发展的成就将借着优美动人的诗行走向全国,珍藏在诗歌爱好者的心中。

“灵魂北上,从大路出发/越过蜀道上的清风/把赤壁的一壶酒装在行囊里/最后的天堂就在眼前/河之南,为你交出惆怅的月色/静下来了,汝水在倾听/你的舞步落在惊涛骇浪的旧事里/四面青山楚楚动人”诗人鲜圣用他的笔触描绘出三苏园的动人月色。

“平地顶峰起,天下此山高。巍然长倚河岳,跨过万年遥。古道雄关尚在,曲韵禅钟犹响,处处添尽娇。胜迹付诗咏,景色入图描。”人们还可以通过河北诗人赵国山的《水调歌头》去认识平顶山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变化。

比赛结果已经“尘埃落定”,而比赛所承载的意义却远不仅如此。出席颁奖典礼的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杨承志谈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弘扬诗歌这种高雅艺术并不是易事。古老的诗歌文化一直滋养着这片水土,这里的人们也一直在尽心地保护和发扬这项传统,这是难得且值得敬仰的事情。这次“三苏杯”全国诗歌大赛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参赛的四千多首诗歌,更重要的是探索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传承古老的传统文化——这也是摆在很多新兴工业城市面前的重要课题。平顶山这种“以文兴市”的理念可以说为其他地方起到了示范作用。



作家、诗人在平顶山采访采风